



●男人，无论是风流俊杰，还是凡夫俗子，在他的灵魂深处深深地刻上了第一个女人——母亲的痕迹……

母亲与儿子

——男人为什么是男人？

B844
43
2

•日常生活心理学丛书•

母亲与儿子

——男人为什么是男人

[美]保罗·奥尔森 著

王小章 贺立平等 译

知识出版社

北京·1990

A Fawcett Crest Book
Published by Ballantine Books
Copyright® 1981

日常生活心理学丛书
母亲与儿子
王小章 贺立平 等译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6.375 字数110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
ISBN 7-5015-0468-7/B·46
定 价：2.70 元

每一个女人心中都珍藏着一个男人的偶像，正如每一个男人心中都活着一个女人一样。男人、女人，概莫能外。

这是形成一切关系的内在源泉，没有它，便没有爱情，没有婚姻。

前　　言

人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变幻莫测、丰富多彩的世界；人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纷繁复杂、生机勃勃的社会。我们每个人每天生活在其中，与各式各样的人和事发生联系，各自品味着不同的生活感受：有喜、有悲，有欢乐、有忧伤，有顺畅、有曲折，幸福与痛苦交织，明晰与困惑并存。人人都希望自己的日常生活美满、如意，都不希望有欠缺、烦恼。为此而把目光投注于科学，也有的去祈求上帝、神灵的保佑。对于后者，当然不能一概予以否定，唯有科学才有可能真正满足人们的需要。就社会心理学方面，一门十分年青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社会心理学正愈来愈大地发挥着它独特的功能。这是由于这门科学自身的性质决定的。我们知道，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而作为生活主体的人，既是有着生理和心理活动的生命个体，每个人同时又是在一定的社会中生活的，因此人的心理活动也无不具有社会性。以研究人们的社会心理活动为己任的社会心理学，无疑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研究成果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

有效地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正是为了满足人们追求美好的日常生活的热望，我们编辑了一套以社会心理学知识解答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心理问题的通俗性丛书，以便于广大读者掌握一门驾驭日常生活的心灵技术。

这套书总名为《日常生活心理学丛书》，共12本，内容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有关于夫妻、母子、父女、朋友等关系中的心理问题及其调适方法；有关于如何在当今社会激烈的竞争中，或在与他人包括领导、下级、同事等人际交往中应付裕如的心理技术；有能使小孩显得更加活泼可爱，使成年男女增辉添色、更具魅力，使老年人重焕青春光彩的打扮技巧；有对走向现代化社会进程中的中国人种种心理问题的全景式曝光，也有对长期困扰人们的迷信、谎言等现象的心理透视。对于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心理问题、心理障碍，本丛书不仅着眼于诊断，同时也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技术，即不用仪器、无需药物的催眠术，或通过笑的心理疗法来解除烦恼、忧愁等等。

本丛书没有冗长晦篇幅（每本书一般都在10万字左右），没有深奥的哲理，没有晦涩难懂的概念。通过作者及编译者的努力，已经尽可能地把社会心理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知识转换成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所举的例子大多是你亲身经历过或在你身边发生的事。阅读本丛书，应当说是一件轻松、惬意的事。工作之余或旅行途中，都可以拿出其中的一本

随意翻阅，相信它对你的日常生活会有所裨益。

坦率地说，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本丛书无论在总体设计上，或者书稿内容本身，总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我们诚恳地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

本丛书得以问世，是众多著译者、编辑及出版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首先要感谢各位作者、译者，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作，才使我们关于这套丛书的设想变为现实；我们由衷地感谢吴尚之、滕振微、朱建毅这三位责任编辑，他们是在担负着大部头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这一繁重的编辑任务的状况下，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从事本丛书的文稿编辑加工工作的，尤其是吴尚之同志还协助我们做了不少主编方面的工作。承担封面设计的专家张慈中及胡杰同志，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部的徐崇星、社科一部负责人钟国豪、龚莉，以及严峻、刘芳等同志，对本丛书的编辑出版都给了不少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译室 谢晓光

一九九〇年二月

目 录

译者前言	(1)
第一章 讨母亲的欢喜.....	(1)
第二章 割不断的联结.....	(16)
第三章 好母亲与坏母亲	(34)
第四章 安全的母亲和不安全的母亲.....	(70)
第五章 局外一瞥：父亲	(98)
第六章 大男子的形成.....	(132)
第七章 脱离家庭	(156)
第八章 和亡母的联结.....	(173)

第一章

讨母亲的欢喜

儿子和母亲之间的联结和关系是今后一切关系的基础。一个男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看待这世上的芸芸众生，也就是他既有和将有的一切关系都牵连着他和母亲的这种联结。然而，正是在这一联结之上，却笼罩着各种各样的误解、疑惧和神秘，从而使它几乎变成了不可捉摸的神话。或许，在人与人的一切关系之中，儿子和母亲的关系是最令人误解、迷惑的一种。由于笼罩在它上面的神秘色彩，人们难得一睹它的全貌，就仿佛存在着一种禁令阻止人们看清这种关系。而这种令人迷惑的混乱状态又由于存在着一种思想、行为和行动的模式而变本加厉：即在母子之间通常存在着一种彼此心领神会的默契，他们谁也不允许对方看清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谁也不允许对方看清这种关系的内核及其深广含义。

多年来，我们一直想以情理和“逻辑”来揭示和解释这种关系，但由于我们所凭藉的逻辑本身就是这种关系所塑造和决定的，因而我们并没有能真正认清这种关系。我们仅仅得到了一些线索，而这些

线索也大多来自不十分“恰当”的情境和脉络，在那种情境和脉络中，纯粹的母子联结通常已被残损，已被导向日常生活中的情绪骚动和困难。

或许，要更清楚地认识这种关系就必须揭开笼罩在它上面的神话，以前，我们似乎太热衷于维护和编织这一神话了。而只要这一神话继续掩盖着母子之间的联结，那么，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谁也了解不到它的丰富的内涵和真实的可能性。

我们的社会要求并且迫使男人长大成熟，迫使他离开他身后的母亲，仿佛她只是他童年生活中一个有限的倏尔而逝的成分。但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观念。事实上，在所谓成熟的男人和孩童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隔的界线。虽然认为男人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童年的依赖状态的观念可以给我们绝大多数人带来心理上的快慰，但是没有人真的能从生命的一个阶段一跃而彻底地进入另一个阶段。在一个按年岁来说已经长大的男子身上，他曾经感受过、经历过、学习过的一切都依然存在于内心深处，包括对母亲、对女人的依赖和需要。只不过，不同的哲学以不同的方式对待而已。在东方人整体论的观点看来，对于所有这一切存留在男人身上的体验，人们应该重新发现。肯定它们的活力，从而去实现它的整合、它们的一体化，并由此认识他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而在西方，在我们这里，却以分析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分割成看似整齐但不真实的条条块块，从而弄得它支离破碎。我们通常以我们自己的

我们的角色地位、我们的信念来确定自身，却以我们的所知和所是来审视自身。

如果我们的这种模式不是不恰当的，如果这种模式没有损坏生活的核心成份，那么，为什么在我们社会中会有那么多的失望、挫折、空虚、失落等内在的危机呢？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为了使自己幸福都是那样竭力地追求异性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酗酒、吸毒、以瞬间的狂喜作真实的幸福和联结的替代呢？

尽管初看之下，这一切似乎仅仅只是对“成年”生活的紧张、艰辛的一种逃避，但事实上，这里显然潜在着一种追求，对整体感的追求。我们希望聚合那些零碎的片断，重新获得整体的、连续的、平和的、有意义和目标的感觉。

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男人的生活和身份都建筑在不断变换的角色和情势的基础之上，只是这种分裂被社会经济生产力所造成稳固的假象所掩盖着，这就仿佛是一个人迈步在伸出溪面的光滑石块之上，尽管勉强地维持着平衡，却随时都有摔到水中的危险。男人们都倾向于停留在生活的表面，从一个断片到另一个断片，从一个角色到另一个角色，生活只是经常调换的静止的画面，没有任何东西是连续的、流动不息的。他们在工作时是一副面孔，在家时又是另一副面孔，和男性朋友在一起时是一个腔调，和女人在一起时则又是另一个腔调。

而与这种分裂交织在一起的，是一片混乱、迷惑、失望和深深的焦虑。男人们弄不清自己是谁，弄

不清自己在干些什么。英国人曾一度喜欢说：“走下去”，但他们只是感到必须如此，就仿佛是迫症一样，至于坚持又是为了什么，凭着什么，又将走向哪里，却又茫然不知。

在此，我要强调指出，对于今天我们社会中的男人而言，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重新联结、整合他那被分裂的生活，恢复他生活经验中被分离出去的成份。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重新评价他和母亲的关系，在他生活之初，在整体还没有开始分裂之前曾一度存在的这种儿子—母亲联结。

重新审视和确定母子关系就要揭去笼罩在它上面的神话。这意味着我们要冒巨大的风险来彻底地重新构建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接触他人的方式以及我们一向来认为是真实无疑的事物的联系方式。而在开始这一历险之前，一个男人首先必须意识到，他审视、看待世界的方式源自他母亲，源自她过去和现在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必须意识到是她对世界的看法，她的现实构建了他生活的天地。他被生在这个天地中，而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我们就要开始这历险——这是每一个男人都必须有的历险。就象一位诗人，他首先必须采集现存的“神话”，采集那似是而非的现象，采集被不加思索地接受的事物。然后再从新安排所有这一切，直到他能设计自己的生活，也就是使自己真正成为他的主人，并联结所有生活的断章。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母子联系之中，去发现那里

的痛苦和几乎无穷的可能性吧。

这是一种一体化的、交织着惊惧和激动的联结。肉体和肉体、感觉和感觉的长期接触把母亲的希望和梦想、焦虑和不安都灌输给了儿子。通过和母亲骨肉相连的感觉沟通，孩子开始形成对于生活、世界的看法，并且相信自己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真实的、世间唯一的。他还以母亲的世界观来认识他的父亲。在他具备知识能力和批判目光从而以自己的认识来明晰地审视、评价父亲的身份和价值以前，他一直都对父亲坚持着那种认识。甚至在他已经发展起了一定的批判能力之后，他还依然会以母亲——他的世界的建筑师——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来审视自己的父亲。也就是说，在最初，他的批判的意见也并非完全是他自己的。

就象一位荣格主义的精神治疗专家和神话学家所说的那样，即使是弗洛伊德的俄狄蒲斯情结所表明的永久的三角关系在本质上也可能只是母子双方的互动，作为三角关系第三方的父亲事实上只是母亲通过非言语的及言语的沟通而在儿子心中塑造的一个意象而已。

母亲传递给儿子的是她所感知和认识的整个世界：痛苦与欢乐、父亲的身份、好人与坏人、黑与白、不安与安全，等等。母亲仲裁所有这一切，她就象一个圣灵，一个伟大的女神一样在孩子的心目中享有着绝对的权威。在母亲给孩子的这个世界中，可能充满了力量、信心、希望和美德，充满了薰风阳光，也

可能遍布着无能为力、悲观失望、丑陋邪恶，遍布着凄风苦雨。而通常，这一切往往交织混杂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中，明智、疯狂或单纯的芸芸众生各处其所，迎接各自的命运和将要来临的事物。

这是一种力量，根本的、终极的力量，而神话也就通常由此开始编织，用不可胜数的变化和结构，用爱戴、忌恨、渴求、清醒的丝线和令人困惑不解的设计来编织。与此同时，那种绵续终生的、从这个世界中争取自由的挣扎也开始了：保持美好，祓除丑恶，并在寻求男人已有的第一种关系和已知的唯一的世界谜底的同时去发现一个新的天地。

随着孩子的长大，随着其他的世界闯入他的视野，他开始挑剔他的第一个世界，尤其是当他不喜欢自己现在的状况并能诚实地面对这一事实时，更是如此。他可能依然盘踞、蜷缩在原先的神话之中，因为揭示它们就会使他失去一个世界，而他又无力另外创造一个新世界。他也可能会在原来的幻想之上构建新的神话。通常一个男人认为，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中，他能变成真正的男人，除了在极少的情形之下，他必须在他母亲的世界中不折不扣地作她的孩子。

而从母亲的观点看，在此则需要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必须由一种神秘莫测的行动纽带维系，否则，平衡就是一句空话。她必须既让儿子离开，又把他拴在自己身边；既帮他成为一个男人，又保持他在自己面前继续是个孩子。

她对他的塑造受着她许多因素的引导：她的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态度（对男人的一般态度和对她丈夫和父亲的特殊态度），她对这世界的感觉（美好还是丑恶），她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看待自身的方式，等等。这一切通过伴随其中的强烈的情感渗透在她的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中，而当这些传递给她孩子时，在孩子身上便同样地以言语和非言语的方式发生效用。

母亲塑造儿子的过程一般大致地要经历四个相互交叠的阶段。她目睹整个过程和方向，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而后者通常保留着前者的因素。这四个阶段分别是：

1. 在第一个阶段，她的幻想和态度、她的喜悦、不安、怨恨主要以非言语的方式传递给孩子，尽管通常伴随着话语。孩子此时只会喟喟作声、嘻笑、皱眉，一切都需要别人来照顾。他的各种想象、幻想主要只停留在母亲的头部，而母亲此时则开始通过看、握、运动、触摸（对男性生殖器接受或拒绝的态度经常在此出现）的方式，通过说话的语调等向他灌输那些想象和幻想。

2. 男孩在发展他的能力，试图探索、思考、理解语言，把特定的行为与赞许或惩罚联系起来。在这一阶段，他的玩伴主要由他母亲为其选择，她还为他判定男孩和女孩的“好”与“不好”。对于母亲来说，这是一个需要付出极大的精力的阶段。她需要监控外部更大的社会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存在着各式不同

的人、角色、道德和规范。她赞成某一些，排斥另一些。

3. 男孩开始进入年龄、性征、职业等方面的更为成熟的世界，竭力去发现“自己”的身份。他比以前更多地从自己的经验学习，而这些经验可能大多与他母亲对这世界所持的观念相左。

4. 一个成熟的男人出现于广阔的世界中。童年的稟性已隐在身后，现在，他需要进行的是自我发展的奋斗，他必须离开那个再也无法帮助或支持他的母亲的世界。

母亲必须应付这令人困惑的一切，忍受一步步地失去她的孩子的痛苦，忍受她自己必须作出相应的改变的痛苦（当然有时也会感到喜悦）。在此，如果她能认识到通过放手让她儿子离去，她就能在真实的、有意义的方面拥有他，她能让自己包含在他的世界中，则是最好。而如果她因害怕失去他而过分地依恋他，并进而想控制他，那么，她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失去他。他不是在情感上与她疏离，便是远走天涯。

通常，她不会让他离去，不会承认她儿子已创立了一个他自己的天地，一种他自己的而不是她给予的幸福。但总有一天，她会了解到他在母子联结之外的更广阔的天地中的活动状况，从而感到自己面临着永远失去他的危险。她不会甘心，她一定要想方设法重新获得控制，重新把她的儿子拉回她的天地。

今天将是个美好的日子，他这么想。下午聚会，来的是精心挑选的朋友，几位从事精神治疗的同事，几经老相识，还有一位是喜欢在聚会上表演的单身汉。而两位尊敬的客人就是他的双亲，他要让他们进入他的世界。为什么不呢？这是个相当美好的世界，他所做和曾做的一切都相当不错：成功、社会认可、宽敞的新房、还有聪明、漂亮的小女儿。确实，他其实是在为双亲举办一个自己成就的展览。

让母亲欢喜，他想，让我母亲欢喜。

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很好。人人都在愉快地交谈。音乐很好，食品很好，酒很好。晶莹的冰块在杯中叮叮作响，轻声笑语不断。他们呆得很晚。他感觉很好。看了他的生活、他的专业、他的朋友、他的房子，母亲肯定会高兴。

第二天，他母亲来了电话。但并不是告诉他说她在酒会上很愉快，而是说他显然不幸福。她说这很显然，要不他干嘛喝那么多酒！他听着电话中传来的声音，感到受了伤害。他确实受了伤害。他气馁而灰心。他幻想把他母亲接纳到他的世界中来，他努力了，但失败了。

让我母亲欢喜……

呵，曾几何时，那个男孩已经长成了男人。作为男人，如今他要把他的母亲当作女士、当作贵宾、当